

資治通鑑

第三
函
十
冊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兩京萬壽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食實封致伯君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唐紀七十五 起女默困敎盡開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中

景福元年春正月丙寅赦天下改元 鳳翔李茂貞靜難王行瑜 乃鎮國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

莊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容匿叛臣楊復恭 事見上卷上時掌請出軍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使朝議

以茂貞得山南不可復制 又下詔和解之皆不聽 王鎔李匡威合兵十餘萬攻堯山李克用遣其將

李嗣勳擊之大破幽鎮兵斬獲三萬 考異曰實錄在二月恐約 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

我吾戰數不利 角數所 欲退保銅官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

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 抄楚 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友規曰儒與我相持數

年 僖宗光啓三年揚行密孫 勝負略相當今悉衆致死於我我若望風弃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從公度

江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 將即亮 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

心人心既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 其謀云爾 爲行密擒孫儒張本 友規廬州人也 威戎節度使楊

晟 僖宗文德元年置 與楊守亮等約攻王建二月丁丑晟出兵掠新繁漢州之境使其將呂蕘將兵二千

會楊守厚攻梓州 義如招翻梓州東川 建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簡擊蕘斬之 戍員朱全忠出兵擊朱瑄

遣其子友裕將兵前行軍于斗門 門城在漢陽縣界 李茂貞王行瑜擅舉兵擊興元 不以天子之命

茂貞表求招討使不已遣杜讓能西門君遂書 時爲神策中尉此内外二大臣也 陵蔑朝廷上意不能

容御延英召宰相諫官議之時官官有陰與二鎮相表裏者宰相相顧不敢言上不悅給事中牛勣曰先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資治通鑑 唐紀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一

朝多難茂貞誠有翼衛之功此謂僖宗南幸山諸楊阻兵亟出攻討其志亦在疾惡但不當不俟詔命耳

比聞兵過山南此北至翻殺傷至多陛下儻不以招討使授之使用國法約東則山南之民盡矣上曰此言是

也乃以茂貞為山南西道招討使牛徽之言上所以諒其君下所以甲申朱全忠至衛南朱瑄將步

騎萬人襲斗門朱友裕奔營走瑄據其營全忠不知乙酉引兵趣斗門趙七至者皆為鄆人所殺全忠退

軍瓠河九域志濮州雷澤縣有瓠河鎮丁亥瑄擊全忠大破之全忠走張歸厚於後力戰全忠僅免考異曰歸厚傳云

副使李璿等皆死璿音朱全忠奏貶河陽節度使趙克裕考異曰實錄在正月末云全忠欲全義

云已未朱全忠陷孟州遂河陽以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河陽節度使或貶或奪唯其所欲孫儒圍宣

州初劉建鋒為孫儒守常州將兵從儒擊楊行密甘露鎮使陳可言帥部兵千人據常州山上有甘露寺

前對北固山後枕大江寶所中李德裕建寺適有甘露行密將張訓引兵奄至城下可言倉猝出迎訓手

刃殺之遂取常州宣歸楊過常州已數張訓之功新紀誤也今從十國紀年行密別將又取潤州楊行密

有潤州而與鎮朱全忠連年攻時溥光啓三年徐泗濠三州民不得耕穫鄆河東兵救之皆無功

復值水災又翻扶人死者什六七溥困甚請和於全忠全忠曰必移鎮乃可溥許之全忠乃奏請移溥他鎮

仍命大臣鎮徐州詔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劉崇望同平章事充感化節度使以溥為太子太師溥恐全

忠詐而殺之據城不奉詔崇望及華陰而還宣華戶化翻還從忠義節度使趙德諱薨于匡凝代之異日考

實錄此月以前忠義軍節度使趙匡凝起使某官不言德諱卒在何時新傳薛史但云匡凝為唐州

刺史兼七州馬步軍都校及德諱卒自為襄州留後朝廷即以旄鉞授之亦不言年月今附於此

暉驕侈失衆心見上卷上年王潮以從弟彥復為都統弟審知為都監將兵攻福州從古衙制民自請輸

米餉軍平湖洞及濱海蠻夷皆以兵船助之平湖南湖數頃一夕風雨暴至旦見此山聳峙一名大飛山

辛丑王建遣族子嘉州刺史宗裕雅州刺史王宗侃威信都指揮使華洪茂州刺史王宗瑤將兵五萬攻

彭州按九域志彭州距成都九十餘里此其壤地相接煙火相望所楊晟逆戰而敗宗裕等圍之楊守亮

遣其將符昭救之徑趨成都管三學山建北十里有三學山建巫召華洪還洪疾驅而至王建一時請

遣其將符昭救之徑趨成都管三學山建北十里有三學山建巫召華洪還洪疾驅而至王建一時請

遣其將符昭救之徑趨成都管三學山建北十里有三學山建巫召華洪還洪疾驅而至王建一時請

智略建所倚也故亟召後軍尚未集以數百人夜去昭管數里多擊更鼓昭以為蜀軍大至引兵宵遁

之以崇符昭華戶化翻後軍尚未集以數百人夜去昭管數里多擊更鼓昭以為蜀軍大至引兵宵遁

衛期更鼓持更之鼓官府及行軍每更擊之以爲節更鼓多則敵人以爲警軍多故有通

謹之從兄弟也信宗就符間鄭從謹錄河左神策勇勝三都都指揮使楊子實子遷子劍皆守亮之假

子也勇勝三都亦神策自渠州引兵救楊晟知守亮必敗壬子帥其衆二萬降於王建帥漢李克用王

處存合兵攻王鎔癸丑拔天長鎮天長鎮在澤戊午鎔與戰於新市大破之殺獲二萬餘人唐併入鎮州

縣門辛酉克用退屯鎮城詔和解河東及鎮定幽四鎮楊晟遣楊守貞楊守忠楊守厚書唐併入鎮州使攻東

川以解彭州之圍守貞等從之神策督將實行實成梓州守厚密誘之爲內應試音守厚至涪城行實事

泚顧彥暉斬之考異曰實錄明年正月楊守厚攻東川以實行實爲內應事泚行實守厚遣去守貞守

忠軍至無所歸盤桓綿劍間綿劍二州名宋白曰綿州漢涪城縣地西魏置潼州隋置綿王建遣其將吉

諫襲守厚破之癸亥西川將李簡邀擊守忠於鍾陽九域志綿州東北至劍州二百九十四里王建遣其將吉

於銅鉞鉞亡斬獲三千餘人降萬五千人守忠守厚皆走乙酉武勝軍於杭州以錢鏐爲防禦使

天威軍使賈德晟以李順節之死頗怨憤李順節死見上卷上年西門君遂惡之惡鳥奏而殺之德晟麾下千餘騎

奔鳳翔李茂貞由是益彊李匡威出兵侵雲代壬寅李克用始引兵還引鎮州時溥遣兵南侵至楚州

楊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敗之于壽河壽河敗補通遂取楚州執其刺史劉瓚朱全忠以劉瓚刺楚州見二百五

被徐兵乘勝遂取汴之楚州考異曰新紀三月乙巳楊行密陷楚州執刺史劉瓚十國紀年三月時溥

遣兵三萬南侵至楚州四月楊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敗徐兵于壽河壽河楚州界斬三千級取楚州楚州今從之

加郊寧節度使王行瑜兼中書令楊行密屢敗孫儒兵破其廣德營廣德營孫儒之兵營於張訓屯

安吉斷其糧道湖州九域志在州西南百七十一里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

兵掠諸縣六月行密聞儒疾瘧瘧疾逆約而寒戊寅縱兵擊之會大雨晦冥儒軍大敗安仁義破儒五

十餘寨田頔擒儒於陳陳陳斬之傳首京師儒衆多降於行密光啓三年孫儒始與行密交兵至是而敗

大相過而卒斃於行密者壽壽殺掠人心不附又後無報本行密雖爲儒所困分遣劉建鋒馬殷收餘

張訓李德誠略淮南之地以自廣又斥餘廉以飼飢民既得人心又有根本所以勝也劉建鋒馬殷收餘

張佖爲謀主比至江西衆十餘萬帥所類翻比
利翻及也丁

師讀曰率未異曰十國紀年行密逼常州謂左右曰常州大城也張譔以一
下之不亦壯哉舊紀大順二年三月淮南節度使孫儒爲宣州觀察使揚行密所

殺初行密揚州先于據宣州孫儒以兵攻圓三年是春淮南大饑軍中疫厲是月孫儒亦病爲帳下所執降行密行密乃供孫儒之衆復據廣陵薛居正五代史行密傳曰大順元年行密危薨出擇宣州儒復入

揚州二年
唐補記大順二年六月孫儒兵敗於宛陵城下楊行密進首級於西京吳錄曰景福元年六月六

日本新寶錄十國年皆據此舊紀薛史唐補紀皆誤
秋七月丙辰至廣陵表田頴守宣州安仁

義守潤州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先悉時人稱揚一益二揚州居一益州爲次也及經秦畢孫揚兵火之餘秦彥暉師鍾孫

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謂之淘虜

都將先擇其善者餘則士卒分之以是爲常將即有軍士王先成者新津人本書生也世亂爲兵度諸將

惟北寨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度德洛翻說式苒翻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召楊晟割四州以授之見二百五十七

文德元年陳田謂陳敬瑄田令孜僞署觀察使與之共拒朝命朝直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乃其大府

巡屬諸州以節度使府爲大府亦謂之會府而司徒乃其主也時朝命以王建檢校司徒故稱之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避之以俟

招安今軍至累月未聞招安之命軍士復從而掠之又復翻與盜賊無異奪其貲財驅其畜產分其老弱婦孺

女以爲奴婢使父子兄弟流離愁其在山中者暴露於暑雨殘傷於蛇虎孤危飢渴無所歸訴彼始以

楊晟非其主而不從今司徒不加存恤彼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生感曰又有甚

於是者今諸寨每旦出六七百人入山淘虜薄暮乃返薄迫也。曾無守備之意。賴城中無人耳。萬一有智者。

爲之畫策爲手使乘虛奔突先伏精兵千人於門內登城望洶虜者稍遠出弓弩手礮手各百人礮與砲同匹貌

攻寨之一面隨以役卒五百負新土填壕爲道然後出精兵奮擊且焚其寨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

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城中得以益兵繼出如此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嬰居此誠有使不知所備嬰居此誠有

之將若之何先時西川兵圍彭請條列爲狀以白王建宗侃即命先成草之大指言今所白之事須四面通共

州四面下寨宗悅宗侃
華洪宗睡各當一面
宗侃所司止於北面或所自可從乞以牙舉施行牙舉謂從使牙檢舉而見之施行事凡七條其

一乞招安山中百姓其二乞禁諸寨軍士及子弟無得一人輒出洶虜仍表諸寨之旁七里內聽樵牧敢越表者斬其三乞置招安寨中容數千人以處所招百姓應昌宗侃請選所部將校謹幹者為招安將使將三十人晝夜執兵巡衛其四招安之事須委一人總領今榜帖既下下戶諸寨必各遣軍士入山招安百姓見之無不驚疑如鼠見狸誰肯來者狸捕鼠者也鼠見狸則知必死特恨不為喻欲招之必有其術願降帖付宗侃專掌其事其五乞嚴勒四寨指揮使悉索前日所虜彭州男女老幼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牒具人數部送招安寨有敢私匿一人者斬仍乞勒府中諸管亦令嚴索府謂成都府山客有自軍前寄歸者量給資糧音悉部送歸招安寨其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彭州治九隴縣令南鄭漢古縣設置曹局撫安百姓擇其子弟之壯者給帖使自入山招其親戚彼知司徒嚴禁侵掠前日為軍士所虜者皆獲安堵必歡呼踊躍相帥下山帥讀如子歸母不日盡出其七彭州土地宜麻益州地肥良比之郭邑也百姓未入山時多濕厥者濕烏侯韻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所濕麻蜀之以為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之悉如所申考異曰張彭著舊傳曰五月初二十日諸軍馬步兵士生乃往北而寨說於統帥云云十國紀年王先成謂王宗保云云先成上山虜切逃避五十餘日諸軍兵士始到新津人按十國紀年王建自二月辛丑遣王宗裕等擊楊晟遂圍彭州又展遺楊守忠書云樊巴雖小圍守三年矣而張彭云五月二十日方圍彭州或者先圍之不克而再往餘彭但云有一軍士而七國紀年姓王名先成不知明日榜帖至威令赫然無敢犯者三日山中民競出赴招安寨如歸市寨不能容斥而廣之浸有市井又出麻鬻之民見村落無抄暴之患抄變稍稍辭縣令復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已已李茂貞克鳳州感義節度使蒲存奔興元傳宗光啓二年蒲存得鳳州茂貞又取興洋二州皆表其子弟鎮之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茂貞傳曰大順二年楊復恭得罪奔山南與楊守亮據興元叛茂貞與王自是茂貞始萌問鼎之志既而還涇原節度使張球洋州節度使八月以楊行密為淮南節度使同平楊守忠鳳州刺史蒲存皆奪據其地云大順二年誤也今從新紀章事以田頔知宣州留後安仁義為潤州刺史孫儒降兵多蔡人江行密選其尤勇健者五千人厚其

稟賜以早衣蒙甲稟筆錦翻給號黑雲都每戰使之先登陷陳陳讀陣四鄰畏之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

鹽易民布帛掌書記舒城高昂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記坊記諸侯不下漁色注曰像捕

色之漁將復離叛復扶翻下同不若悉我所有易鄰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

實行密從之守式又翻田顥聞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行密馳射武伎皆非所長技渠而寬簡有智略

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嘗早出從者斷馬轍取其金從才用斷音短轍七行密知

而不問他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淮南被兵六年光啓三年畢師鐸亂淮士民轉徙幾盡幾下幾復同

行密初至賜與將吏將即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而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

薄歛歛力翻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讀如字李克用北巡至天寧軍代州西有天安軍聞李

匡威赫連鐸將兵入萬寇雲州遣其將李君慶發兵於晉陽克用潛入新城伏兵於神堆神堆在雲州城

堆東南神堆即神武川之黃花堆新堆在其側蓋克用祖教宜保黃花堆時所築擒吐谷渾邊騎三百邈

也按薛史唐紀李克用生於神武川之新城宋白曰雲州西南至神堆欄九十里擒吐谷渾邊騎三百邈

匡威等大驚丙申君慶以大軍至克用遷入雲州丁酉出擊匡威等大破之己亥匡威等燒營而遁追

至天成軍蔚州東北斬獲不可勝計音辛丑李茂貞攻拔興元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楊守貞楊守

忠滿存奔閬州光啓三年楊守亮鎮興元至是而敗楊守亮前中尉楊復恭判官李巨川突圍而遁十一月辛丑鳳翔鄧處之衆

史碑建奏於乾元乾元三年楊守亮鎮興元至是而敗楊守亮前中尉楊復恭判官李巨川突圍而遁十一月辛丑鳳翔鄧處之衆

興元興元三年楊守亮鎮興元至是而敗楊守亮前中尉楊復恭判官李巨川突圍而遁十一月辛丑鳳翔鄧處之衆

茂貞茂貞三年楊守亮鎮興元至是而敗楊守亮前中尉楊復恭判官李巨川突圍而遁十一月辛丑鳳翔鄧處之衆

蜀貞福蜀貞福三年楊守亮鎮興元至是而敗楊守亮前中尉楊復恭判官李巨川突圍而遁十一月辛丑鳳翔鄧處之衆

州州三年楊守亮鎮興元至是而敗楊守亮前中尉楊復恭判官李巨川突圍而遁十一月辛丑鳳翔鄧處之衆

其子繼密其子繼密知興元府事九月加荆南節度使成汭同平章事時溥追監軍奏稱將士留已是年二

與季有信與季有信俱為李克用假子不相睦存信有寵於克用存孝在邢州欲立大功以勝之乃建議取鎮冀上

存信存信從中沮之不時聽許及王鐸圍堯山存孝救之不克克用以存信為蕃漢馬步都指揮使與

存孝共擊之二人互相猜忌逗留不進克用更遣李嗣勳等擊破之事見上是存信還諸存孝無心擊賊

疑與之有私約存孝聞之自以有功於克用而信任顧不及存信顧反憤然且懼及楊乃潛結王鎔及朱

全忠上表以三州自歸於朝廷考異實錄大順元年十月太原將那州刺史李存孝自晉州帥行營兵

為昭義帥然克用授康君立存孝自晉州帥行營兵歸那州據城上表歸朝仍致書與張潛王鎔求援

未見歸錄十月二十四日李存孝領兵打晉州進歸那州背叛與李臣張濬謀以此鎮自王三耶已近二年

又曰常思安知建在此之日歸順朝廷之指揮又曰自今春戰事一舉受堂崇以此鎮自王三耶已近二年

年還歸那州然克用授康君立存孝自晉州帥行營兵歸那州據城上表歸朝仍致書與張潛王鎔求援

來有李其之人使促令某南至進軍面趙州李存孝某即土門路入直屬鎮州今月十四日昭義軍人百

姓等來請某權知兵馬歸順朝廷小舉唐侯大軍唐太祖紀年錄正月五代史紀傳言以後事按二年三月

指揮不得輒有闕敵兵馬歸順朝廷小舉唐侯大軍唐太祖紀年錄正月五代史紀傳言以後事按二年三月

安知建方叛太原而此書中已說知建又云自主三耶已近二年存孝大順二年方為昭義節度使至景

福元年乃二年也然則實錄那州刺史據那州亦因舊紀之誤見聞錄所載存孝蓋與王鎔謀云與張

也乞賜旌節及會諸道兵討李克用詔以存孝為那洛磁節度使不許會兵十一月時溥濠州刺史張

遂泗州刺史張諫以州附于朱全忠疏徐醉詔史言時溥巡屬乙未朱全忠遣其子友裕將兵十萬攻

濠州拔之執其刺史邵倫濠州朱瑄巡屬遂令友裕移兵擊時溥孫儒將王壇陷濠州刺史蔣瓌奔越州

中和四年蔣瓌州刺史蔡傳發揚行密祖父墓光啓三年孫儒行密留蔡傳守濠州明年與舒州刺史

倪章運兵遣使送印於朱全忠以求保全忠惡其反覆路納其印不救且牒報行密行密謝之行密遣

行營都指揮使李神福將兵討備宣明麻浸差乃謬宗立以為累世職維必更麻紀太子少詹事邊岡造

新縣成十二月上之命曰景福崇安麻邊岡與司天少監胡公休均州司馬王坤政治新縣然街一出於

而運制遠大衰序之法廢矣時掌翻壬午王建遣其將華洪擊楊守亮於閬州破之建遣節度押牙延陵

鄭瑁使於朱全忠年移於舊郡治蜀潤州今丹楊縣之延陵鎮即其地全忠問劍閣瑁極言其險全忠

不信瑁曰苟不以聞恐誤公軍機全忠大笑是歲明州刺史鍾文季卒其將黃晟自稱刺史路振九國

州縣縣人歷為將領會刺史鍾文季卒遂據其郡

二年春正月時溥遣兵攻宿州刺史郭言戰死大順二年朱全忠東川留後顧彥暉既與王建有隙順

二年楊守亮攻東川王建遣兵救之欲因而李茂貞欲撫之使從已奏請更賜彥暉節大順二年朝廷遣取之不克由是與顧彥暉有隙事亦見上卷楊守厚遂與審詔以彥暉爲東川節度使中前茂貞又奏遣知興元府事李繼密救梓州梓州何不受非救之故請更賜詔以彥暉爲東川節度使中前茂貞又奏遣知興元府事李繼密救梓州梓州何不受非救之也遣兵助顧彥暉未幾建遣兵敗東川鳳翔之兵於利州幾居豈關敗彥暉求和請與茂貞絕乃許之以致西川之師耳

鳳翔節度使李茂貞自請

若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

癸未今從寶錄新紀

二月甲戌加西川節度使王建同平章事

李克用引兵圍邢州王銘遣牙將王肅海致書解之克用

怒斬虜海進兵擊銘敗鎮兵於平山平山縣

蜀鎮州九域志在州西六十五里

下鎔出兵三萬救之克用逆戰於吐日嶺下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餘衆潰去河東軍無食贖其尸而唯之
時溥求救於朱瑾朱全忠遣其將霍存將騎兵二千軍曹州以備之瑾將兵二萬救徐州存引兵

朱友裕合擊徐兗兵於石佛山下大破之

辛卯徐兵復出存戰死霍存恃勝而不虞徐出故戰敗而死復按

李克用進下井陘李存孝將兵救王鎔遂入鎮州與

鎔計事鎔又乞師於朱全忠全忠方與時溥

相攻不能救但遺克用書遺唯季翻言鄴下有十萬精兵抑而未

進克用復書僊實屯軍鄴下願望降臨

容必欲真決雌雄頭角逐於常山之尾甲午李匡威引兵救

鎔敗河東兵於元氏敗補萬翻克用引還邢州鎔

牯匡威於葉城輦金帛二十萬以酬之朱友裕圍彭城時

溥數出兵友裕閉壁不戰

忠遺文裕攻訖城之事數所弗斷

朱瑾宵遁友裕不追謂石佛山下戰時都虞侯朱

友恭以書諧友裕於全忠全忠怒驛書下都

指揮使龐師古下戶姪代之將且按其書誤達於友裕友

裕大懼以二千騎逃入

山中按薛史元貞張后傳作二十騎朱友裕傳作數騎二十騎太多當以二十騎爲是潛詣碭山匿於伯父金昱之所

忠兄弟本居礪山全昱
全忠長兄也礪音唐

全忠夫人張氏聞之使友裕單騎詣汴州見全忠泣涕拜伏於庭全忠命左右控

抑將斬之按其頸梓梓其鬚昨昨沒翻翻夫入趨就抱之

泣曰汝捨兵衆束身歸罪無異志明矣全忠愍而捨之使機

太祖今全忠養以爲子張夫人碭山人多智略全忠敬憚之雖軍府事時與之謀議或將兵出中塗夫人

以爲不可遣一介召之全忠立爲之返爲子張夫人龐師古攻佛山寨拔之佛山寨即自是徐兵不敢出李匡

威之救王鎔也將發幽州家人會別家人悲會於弟匡籌之妻美匡威醉而淫之二月匡威自鎮州還至

博野匡籌據軍府自稱留後以符追行營兵匡威衆潰歸但與親近留深州深州在博野東南一百五十里進退無所之

遣判官李抱真入奏請歸京師京師憂更大亂更工商聞匡威來坊市大恐曰金頭王來圖社稷士民或

竄匿山谷王鎔德其以已故致失地德其救已迎歸鎮州爲築第父事之爲子橋翻爲李匡威劫王鎔

於寶壽以渝州刺史柳玘爲瀘州刺史九城志渝州西至瀘州七百六十里玘部田歸考異曰玘傳

貶官無年月今據實錄此月玘自渝爲瀘州刺史玘坐事貶瀘州刺史李玘夢瑣言亦云玘授瀘州新舊書玘

當是初聚渝州後移瀘州新傳北夢瑣言誤也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爲士大夫所宗言自

以來爲玘爲御史大夫上欲以爲相官官惡之惡烏路勣故久謫於外玘等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

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

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行下孟小有玘玘疾移翻類盧對翻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

恃也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使柳氏子姪常能守玘之戒各王建彙請殺陳

敬瑄田令孜朝廷不許夏四月乙亥建使人告敬瑄謀作亂殺之新津陳敬瑄居新津見又告令孜通鳳

翔書下獄死下還建使節度判官馮涓草奏奏之曰開匣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

利已論語孔子責冉有季路曰虎兕出於押是誰之過楚孫叔敖爲嬰兒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

陰德已埋之也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專殺不行於閭外先機恐失於穀中穀古涓宿之孫也事見

成元年涓主開翻汴軍攻徐州累月不克自去年十一月攻通事官張濤以書白朱全忠云進軍時日

非良故無功全忠以爲然敬翔曰今攻城累月所費甚多徐人已困旦夕且下使將士聞此言則懈於攻

取矣全忠乃焚其書癸未全忠自將如徐州戊子龐師古拔彭城時濤舉族登鸞子樓自焚死德宗中和

據徐州至是而亡張建封之鎮徐也有愛妓曰盼盼建封既歿張氏舊第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

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悵然出白樂天集考異曰實錄五月汴州奏拔徐州舊紀四月汴將王重師

資台通鑑卷二百五十一唐紀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五

牛存節陷徐州諸將求援于兗州朱瑾出兵援之值大雪糧盡而還汴將王重師牛存節夜乘梯而入博與妻子登樓自焚而卒唐二年也新紀四月戊子朱全忠陷徐州時濟死之薛岳正五代史梁紀丁亥師古下彭門泉壽首以獻唐太祖紀年錄四月辛酉李罕之上言懷孟降人報計將龍師古於今月入日攻陷徐州徐帥時溥舉族皆沒溫既下徐方詐請朝廷命帥昭宗乃以兵部尚書孫儒為徐帥既而溫蓋河東傳聞之誤今從編遺錄新紀

文臣為節度使李匡威在鎮州為王鎔完城監繕甲兵視之如子匡威以鎔年少且樂真定土風為下為之同鎮州漢之潛謀奪之李抱真自京師還為之畫策陰以恩施悅其將士施式王氏在鎮久鎮人負定國也樂音洛

愛之不徇匡威匡威忌日鎔就第弔之父母終之日子以為忌匡威素服裹甲伏兵劫之鎔趨抱匡威曰鎔為晉人所困幾亡矣晉人謂河東李克用之兵幾居依翻賴公以有今日公欲得四州此固鎔之願也

共歸府以位讓公則將士莫之拒矣匡威以為然與鎔駢馬駢馬並陳兵入府會大風雷雨屋瓦皆震匡威入東偏門此鎮州牙城鎮之親軍開之既入門而為鎔兵有屠者墨君和自缺垣躍出拳毆匡威甲士

威入東偏門此鎮州牙城鎮之親軍開之既入門而為鎔兵有屠者墨君和自缺垣躍出拳毆匡威甲士鎔挾鎔於馬上負之登屋鎮人既得鎔攻匡威殺之并其族黨考異曰實錄鎔在五月恐約奏鎔恒州三軍攻匡威殺之舊傳唐太祖紀年錄皆云五月新紀四月鎔時年十七體疎瘦為君和所挾頸

痛頭偏者累日李匡籌奏鎔殺其兄請舉兵復寬詔不許幽州將劉仁恭將兵戍蔚州過期未代士卒思歸會李匡籌立戊卒奉仁恭為帥還攻幽州

恭奔河東李克用厚待之為李克用取李神福圍廬州甲午楊行密自將詣廬州田頌自宣州引兵會之初蔡人張顥以驍勇事秦宗權後從孫儒儒敗歸行密行密厚待之使將兵戍廬州蔡儒叛顥更為之用及圍急顥踰城來降降戶行密以隸銀槍都使表稹稹止忍翻稹以顥反覆白行密請殺之行密恐稹不能容置之親軍為張顥稹張本稹陳州人也稹止

求救於威勝節度使董昌唐宗中和三年升浙東觀察為義昌與陳巖昏姻登溫合婺州兵五千救之彦復審知以城堅援兵且至士卒死傷多白王潮欲罷兵更圖後舉潮不許請潮自臨行營潮報曰兵盡漆

兵將盡漆將兵將俱盡吾當自來將即彦復審知懼親犯矢石急攻之五月城中食盡暉知不能守夜以

兵將盡漆將兵將俱盡吾當自來將即彦復審知懼親犯矢石急攻之五月城中食盡暉知不能守夜以

兵將盡漆將兵將俱盡吾當自來將即彦復審知懼親犯矢石急攻之五月城中食盡暉知不能守夜以

兵將盡漆將兵將俱盡吾當自來將即彦復審知懼親犯矢石急攻之五月城中食盡暉知不能守夜以

兵將盡漆將兵將俱盡吾當自來將即彦復審知懼親犯矢石急攻之五月城中食盡暉知不能守夜以

兵將盡漆將兵將俱盡吾當自來將即彦復審知懼親犯矢石急攻之五月城中食盡暉知不能守夜以

兵將盡漆將兵將俱盡吾當自來將即彦復審知懼親犯矢石急攻之五月城中食盡暉知不能守夜以

兵將盡漆將兵將俱盡吾當自來將即彦復審知懼親犯矢石急攻之五月城中食盡暉知不能守夜以

印授監軍奔城走援兵亦還庚子彥復等入城辛丑暉亡抵汾海都為將士所殺文德二年范潮入福州

自稱留後素服葬陳巖以女妻其子延晦厚撫其家妻七汀建二州降領海間羣盜二十餘輩皆降潰言

盜或降或潰也王氏自此遂據有七閩矣降戶江調閏月以武勝防禦使錢鏐為蘇杭觀察使錢鏐以杭并又以憲蹕都頭曹誠

為黔中節度使耀德都頭李鋌為鎮海軍節度使宣威都頭孫惟晟為荆南節度使五十二都之數點渠

今編六月以捧日都頭陳珮為嶺南東道節度使並同平章事時李茂貞跋扈上以武臣難制欲用諸

王代之故誠等四人皆加恩解兵柄令赴鎮後四人不開至鎮蓋各有分據者四人不得而赴也考異

節度使李鋌為鎮海節度使孫惟晟為荆南節度使時朝議以李匡籌出兵攻王鏐之樂壽武強以報

殺匡威之恥秋七月王鏐遣兵救邢州李克用敗之于平山敗補壬申進擊鎮州鏐懼請以兵糧二十

萬助攻邢州克用許之克用治兵於欒城合鏐兵三萬進屯任縣任漢古縣中廢唐之任漢南縣縣地武

治直李存信屯琉璃陂琉璃陂在邢之丁亥楊行密克廬州斬蔡儔左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曰儔以此

得罪吾何為效之蔡儔發行密祖加天雄節度使李茂莊同平章事時以秦州錢鏐發民夫二十萬

及十三都軍士築杭州羅城周七十里錢鏐以入都兵起後其衆日盛置昇州刺史張雄卒考異曰

庚子蓋約奏到之日今從十國紀年馮弘鐸代之為刺史李茂貞恃功驕橫上表及遣杜讓能書橫戶孟翻上時辭語不

遜上怒欲討之茂貞又上表略曰陛下貴為萬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元舅謂王瓌年見尊極九州不能

戮復恭之一豎又曰今朝廷但觀彊弱不計是非又曰約衰殘而行法隨盛壯以加恩李茂貞之表辭固

實亦體物鎔銖言體物有鎔銖之重則待之亦看人衡績劉峻廣絕交論曰衡所以揣其輕重鑄所以屬

如此體物鎔銖重有鎔銖之輕則待之亦輕看人衡績其鼻息注云謂操衡揣勢之輕重持鑄量氣之

細又曰軍情易變戎馬難羈唯慮旬服生靈因茲受禍古之王者崇方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乘編上

益怒決討茂貞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在國門按九域志鳳翔

里臣愚以為未宜與之構怨萬一不克悔之無及上曰王至日卑號令不出國門此乃志士憤痛之秋

藥弗瞑眈厥疾弗瘳書說命之辭注云如服藥必瞑眈極其病朕不能甘心為尋儒之主尋細惜惜度日

唐紀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

一

情於禽制情 坐視陵夷卿但為朕調兵食為于偽翻朕自委諸王用兵成敗不以責卿讓能曰陛下必欲

行之則中外大臣共宜協力以成聖志不當獨以任臣上曰卿位居元輔杜讓能時與朕同休戚無宜避

事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况陛下所欲行者憲宗之志也顧時有所未可勢有所不能耳但恐他日臣徒

受寬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見錯事見敢不奉詔以死繼之杜讓能固已上乃命讓能留中書計畫

調度月餘不歸謂不歸私第也崔昭緯陰結邠岐為之耳目讓能朝發一言二鎮多必知之李茂貞使其黨

糾合市人數百千人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馬訴曰岐帥無罪岐帥謂李茂貞不宜致討使百姓塗

炭君遂曰此宰相事非吾所及市人又邀崔昭緯鄭延昌有與訴之舊制朝臣入朝皆乘馬未建炎播遷

此則唐末宰相亦 二相曰茲事主上專委杜太尉吾曹不預知市人因亂投瓦石二相下輿走匿民家僅

自免喪堂印及朝服上命捕其唱帥者誅之裴息浪翻朝直道用兵之意益堅京師民或亡匿山谷嚴刑

所不能禁八月以嗣覃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考異曰按順宗子繼封鄭王嗣周當是其後會昌後避

蓋避鄭字旁 丙辰揚行密遣田頔將宣州兵二萬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

城守久不下涉翻時諸將為刺史者多貪暴獨池州團練使陶雅寬厚得民歙人曰得陶雅為刺史請聽

命行密即以雅為歙州刺史歙人納之雅盡禮見樞送之還朝樞遵慶之曾孫也裴遵慶見二百二十

朱全忠命龐師古移兵攻兗州與朱瑾戰屢破之 九月丁卯以錢鏐為鎮海節度使升杭州武勝防禦

唐本置鎮海軍於潤州今以命錢鏐於杭州至光化元年鏐遂請徙軍於杭州考異曰今杭州武勝防禦

使為鎮海節度使今復除鏐者按是時安仁義已據潤州又孫惟晟除刺南時成納已據荆南二

人安得赴鎮蓋但欲罷其軍權其實不至鎮而返耳實錄云仍從鎮海軍領於杭州實錄誤也 李存孝夜

犯李存信營虜奉誠軍使孫考老李克用自引兵攻邢州掘斬蔡壘環之環音存孝時出兵突擊斬壘不

能成河東牙將袁奉韜密使人謂存孝曰大王惟俟壘成即歸晉陽尚書所憚者獨大王耳李克用時封

壘成飛走不能越存孝由是遂窮汴將鄧季筠從克用攻邢州輕騎逃歸鄧季筠被擒見朱全忠大喜使

將親軍

將即

乙亥覃王嗣周帥禁軍三萬送鳳翔節度使徐彥君赴鎮軍于興平

帥讀曰率

考異曰

十四軍進攻岐

李茂貞王行瑜合兵近六萬軍于盤屋以拒之

近其

禁軍皆新募市井少年茂貞行瑜所

將皆邊兵百戰之餘

壬午茂貞等進逼興平禁軍皆望風逃潰

近其

茂貞等乘勝進攻三橋京城大震士民奔

散市人復守闕請誅首議用兵者

復扶

又劉崔昭緯心害太尉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讓能密遣茂貞書曰用

兵非主上意皆出於杜太尉耳

遺于

甲申茂貞陳於臨臯驛

臨臯驛在

表讓能罪請誅之讓能言於上曰

臣固先言之矣請以臣為解

言歸罪於讓

上涕下不自禁

禁居

曰與卿訣矣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

師五千五百里宋白曰漢武帝置營梧郡連

制辭略曰弃卿士之威謀構藩垣之深釁咨詢之際證執彌

堅又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于儋州內樞密使李周潼于崖州段詡于驪州乙酉上御安福門斬君遂周

潼詡再貶讓能雷州司戶遣使謂茂貞曰朕舉兵者三人也非讓能之罪以內侍駱全瓘劉景宣為左

右軍中尉壬辰以東都留守韋昭度為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胤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

胤慎由之子也

崔慎由歷事文武

外寬引而內巧險與崔昭緯深相結故得為相季父安潛謂所親曰吾

父兄刻苦以立門戶終為緇郎所壞

勒兵不解請誅杜讓能然後還鎮

崔昭緯復從而擠之

胤西蜀又下細柳冬十月賜讓能及其弟戶部侍郎

郎引微自盡

考異曰

胤西蜀又下細柳冬十月賜讓能及其弟戶部侍郎

封為太子太師宋王牧先相中昭義劉從諫軍容使田為嗣命作養男姓田名度有盡忠其勢也汴州朱

溫其朝無東平王至今上又遣薛廷珪為禮儀使廷珪入中書問罪杜讓能等請置極法表奏上不悅遂詔孔杜二

相甚不和睦累表章云臣今駐紮成陽未敢入中書問罪杜讓能等請置極法表奏上不悅遂詔孔杜二

相甚不和睦累表章云臣今駐紮成陽未敢入中書問罪杜讓能等請置極法表奏上不悅遂詔孔杜二

相甚不和睦累表章云臣今駐紮成陽未敢入中書問罪杜讓能等請置極法表奏上不悅遂詔孔杜二

相甚不和睦累表章云臣今駐紮成陽未敢入中書問罪杜讓能等請置極法表奏上不悅遂詔孔杜二

相甚不和睦累表章云臣今駐紮成陽未敢入中書問罪杜讓能等請置極法表奏上不悅遂詔孔杜二

天子有所可否其不逞者輒訴於挺超二人則教茂貞行瑜章論之朝廷少有依違其辭語已不遜制復以茂貞為鳳翔節度使兼山南西道節度使守中書令於是茂貞盡有鳳翔興元洋隴秦等十五州之地鳳翔本一鎮興元山南西道又一鎮洋州武定軍又一鎮秦州四鎮之地以徐彥若為御史大夫戊戌以泉州刺史王潮為福建觀察使舒州刺史倪章棄城走倪章與蔡儒連兵楊行密以李神福為舒州刺史鄒靈節

度使守侍中兼中書令王行瑜求為尚書令韋昭度密奏太宗以尚書令執政遂登大位自是不以授人臣惟郭子儀以大功拜尚書令終身避讓行瑜安可輕議十一月以行瑜為太師賜號尚父仍賜鐵券

十二月朱全忠請徙鹽鐵於汴州以便供軍崔昭緯以為全忠新破徐鄆兵力倍增若更判鹽鐵不可復制復扶又翻乃賜詔開諭之汴將葛從周攻齊州刺史朱威朱瑄朱瑾引兵救之按方鎮表齊州時屬平盧節度以後乾寧三年朱瑄

降汴之事觀之則齊州已為充郭所并也初武安節度使周岳殺閔勗據潭州見二百五十六年邵州刺史鄧處訥聞而哭之諸將入弔處訥曰吾與公等咸受僕射大恩閔勗被殺尚書右僕射欽化

受恩路振九國志鄧處訥自唐乾符中從閔勗征蠻今周岳無狀殺之吾欲與公等竭一州之力為僕射于安南勗帥潭署處訥邵州兵馬留後處昌呂翻

報仇可乎為子皆曰善於是訓卒厲兵八年乃結朗州刺史雷滿雷滿與周岳有爭鬪之仇共攻潭州克之斬岳自稱

留後鄧處訥有得潭州而劉建錢馬殺已極其後矣

乾寧元年春正月乙丑朔赦天下改元李茂貞入朝大陳兵自衛數日歸鎮以李匡籌為鳳龍節度

使二月朱全忠自將擊朱瑄軍于魚山魚山在鄆州須昌東阿兩縣之間瑄與朱瑾合兵攻之充鄆兵大敗死者萬餘

人以右散騎常侍鄭榮為禮部侍郎同平章事榮禮部侍郎同平章事考異曰舊傳云光化初為相恐誤此榮

密為李州步奏官因有遺闕而管責之然其儒儒清慎引慶常重之昭宗時兵王維據淮南朝廷欲行姑息因加言鄭公之德由是登庸中其驚駭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於據却相國奏對請於文宣王諡

號中加一哲字其不究時病率此類也按明年榮好詠諧到翻多為歇後詩譏嘲時事歌後者叔宣王諡

李克用舉兵至渭北榮已罷相今從實錄新紀榮好詠諧到翻多為歇後詩譏嘲時事歌後者叔宣王諡

上以為有所蘊手注班簿命以為相班簿著在聞者大驚堂吏往告之榮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更無人

未至鄭榮更曰特出聖意榮曰果如是柰人笑何既而賓客至榮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鄭榮第五

為歇後詩

為歇後詩

時謂之歌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以邵州刺史鄭處訥為武安節度使彭義節度使張鈞薨

表其兄鑑為留後時以涇州為彰義三月黃州刺史吳計舉州降楊行密黃州時隸鄭岳鄂岳武昌軍

宋興縣民以土邢州城中食盡甲申李存孝登城謂李克用曰兒蒙王恩得富貴苟非困於讒慝安肯

捨父子而從仇讎乎願一見王死不恨克用使劉夫人視之夫人引存孝出見克用存孝泥首謝罪曰兒

粗立微勞存信逼兒失圖至此五克用叱之曰汝遺朱全忠王鎔書毀我萬端李亦存信教汝乎囚

之歸于晉陽車裂於牙門考異曰太祖紀年錄先獲汴將鄧錡安康入軍吏劉籍子淵州所俘供奉官

也存孝傳曰武皇出陣將逼真定存孝面見王鎔陳軍機武皇暴怒誅先獲汴將安康入耳存孝驍勇

克用軍中皆莫及常將騎兵為先鋒所向無敵身被重鎗腰弓髀架獨舞鐵槌陷陳萬人辟易被皮義

同時讀曰開易如字每以二馬自隨馬稍乏之言馬稍乏之言馬稍乏之言馬稍乏之言就陳中易之出入如飛克用惜其才意臨刑諸

將必為之請為下因而釋之既而諸將疾其能竟無一人言者既死克用為之不視事者旬日私恨諸

將而於李存信竟無所譴又有薛阿檀者其勇與存孝相侔諸將疾之常不得志密與存孝通存孝誅恐

事泄遂自殺自是克用兵勢浸弱而朱全忠獨盛矣史言克用自翦弱克用表馬師素為邢洛節度使

朱全忠遣軍將張從晦慰撫壽州從晦陵侮刺史江彥溫而與諸將夜飲彥溫疑其謀已明日盡殺在席

諸將以書謝全忠而自殺軍中推其子從瑱知軍州事全忠為之署斬從晦五月加鎮海節度使錢錫

同平章事劉建鋒馬殷引兵至潭陵潭陵在漢臨湘縣界後漢分為醴陵縣醴陵縣武德鄧處

訥遣邵州指揮使蔣勛鄧繼崇將步騎三千守龍回關殺先至關下遣使詣勛勛等以牛酒犒師殷使說

勛曰劉驍智勇兼人觀後姚彥章說馬殷曰公與劉龍驤術家言當與翼軫間翼軫楚荊州分長今將十

萬眾精銳無敵而君以鄉兵數千拒之難矣按新書蔣勛鄧繼崇皆邵州土豪不如先下之取富貴還鄉

里不亦善乎勛等然之謂眾曰東軍許吾屬還劉建鋒等兵從東來士卒皆懼呼奔旗幟鎗仗遁去建鋒

令前鋒衣其甲張其旗趨潭州衣於既潭人以為邵州兵還不為備建鋒徑入府處訥方宴擒斬之戊

資台通鑑 唐紀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

展建鋒入潭州自稱留後王建攻彭州城中人相食彭州內外都指揮使趙章出降降戶王先成請築

龍尾道屬于女牆自城外築塹道陂陀而上屬于城上短垣其道前高後庫後墻于地若丙子西川兵登

城揚晟猶帥眾力戰帥率刀子都虞侯王茂權斬之文德元年楊晟得彭州王建攻獲彭州馬步使安師

建建欲使為將師建泣謝曰師建誓與楊司徒同生死不忍復戴日月又復扶惟速死為惠再三諭之不從

乃殺之禮葬而祭之更趙章姓名王宗勉王茂權曰宗訓又更王釗名曰宗謹李綰姓名曰王宗綰衡工

辛卯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延昌罷為右僕射朱瑄朱瑾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騎將安福順及弟

福慶福遷督精騎五百假道於魏度河應之武昌節度使杜洪攻黃州以吳討叛附楊行密遣行營都

指揮使朱延壽等救之六月甲午以宋州刺史張廷範為武寧節度使從朱全忠之請也徐州先時屬

朱全忠後為武寧軍 蘄州刺史馮敬章邀擊淮南軍朱延壽攻蘄州不克蘄州武昌戊午以翰林學士承旨禮

部尚書李谿同平章事方宣制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出班掠麻慟哭強奪取上召崇魯問其故對言

谿姦邪依附楊復恭深交崇魯庭拜田令孜為朱玫作勸進表為千乃云臣交結內臣何異抱賊唱賊且故事

師谿為文崔昭緯恐谿為相分已權故使崇魯沮之谿十表自訟醜詆崇魯父符受賊枉法事覺自殺弟

崇望與楊復恭深交崇魯庭拜田令孜為朱玫作勸進表為千乃云臣交結內臣何異抱賊唱賊且故事

絕巾慘帶不入禁庭絕巾絕巾也臣果不才崇魯自應上章論列上時掌豈於正殿慟哭堂下有直

放意為國不祥無人臣禮乞正其罪詔停崇魯見任見賢谿猶上表不已乞行誅竄表數千言詬詈無所

不至當朝宰相特恩又許候劉崇魯固可累李谿亦為其所以有都事驛之禍也李克用大破吐谷渾

殺赫連鐸擒白義誠考異曰舊紀六月王長克用攻陷雲州赫連鐸以薛志勤奔雲州按唐太祖紀

也新紀六月赫連鐸與年綠莊宗用戰于雲州死之五代史武皇紀皆云大順二年武皇拔雲州鐸奔唐太祖紀

傳見云鐸等來歸命至是窮城無歸志動傳行詣於軍門太祖歲數其罪命管而服之葉史武皇紀吐谷渾

誠進兵幽州界巡檢迴府新紀蓋據此今從之

信帥其族黨犯圍走景福元年帥讀曰率 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縝自以不合眾望累表避位詔以